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
第三十一回 豬八戒義激猴王 孫行者智降妖怪

義結孔懷，法歸本性。金順木馴成正果，心猿木母合丹元。共登極樂世界，同來不二法門。經乃修行之總徑，佛配自己之元神。兄和弟會成三契，妖與魔色應五行。剪除六門趣，即赴大雷音。卻說那馱子被一窩猴子捉住了，扛擡扯拉，把一件直裰子揪破。口裡勞勞叨叨的，自家念誦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這一去有個打殺的情了。」不一時，到洞口。那大聖坐在石崖之上，罵道：「你這糞糠的夯貨！你去便罷了，怎麼罵我？」八戒跪在地下道：「哥啊，我不曾罵你；若罵你，就嚼了舌頭根。我只說哥哥不去，我自去報師父便了。怎敢罵你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怎麼瞞得過我？我這左耳往上一扯，曉得三□三天人說話；我這右耳往下一扯，曉得□代閻王與判官算帳。你今走路把我罵，我豈不聽見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我曉得你賊頭鼠腦的，一定又變作個甚麼東西兒，跟著我聽的。」行者叫：「小的們，選大棍來，先打二□個見面孤拐，再打二□個背花，然後等我使鐵棒與他送行。」八戒慌得磕頭道：「哥哥，千萬看師父面上，饒了我罷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想那師父好仁義兒哩。」八戒又道：「哥哥，不看師父啊，請看海上菩薩之面，饒了我罷。」

行者見說起菩薩，卻有三分兒轉意道：「兄弟，既這等說，我且不打你。你卻老實說，不要瞞我。那唐僧在那裡有難，你卻來此哄我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沒甚難處，實是想你。」行者罵道：「這個好打的夯貨，你怎麼還要者罵我？老孫身回水簾洞，心逐取經僧。那師父步步有難，處處該災，你趁早兒告訴我，免打。」八戒聞得此言，叩頭上告道：「哥啊，分明要瞞著你，請你去的，不期你這等樣靈。饒我打，放我起來說罷。」行者道：「也罷，起來說。」眾猴撒開手。那馱子跳得起來，兩邊亂張。行者道：「你張甚麼？」八戒道：「看看那條路兒空闊，好跑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跑到那裡？我就讓你先走三日，老孫自有本事趕轉你來。快早說來，這一惱發我的性子，斷不饒你。」

八戒道：「實不瞞哥哥說，自你回後，我與沙僧保師父前行，只見一座黑松林，師父下馬，教我化齋。我因許遠，無一個人家，辛苦了，略在草裡睡睡。不想沙僧別了師父，又來尋我。你曉得師父沒有坐性，他獨步林間玩景。出得林，見一座黃金寶塔放光，他只當寺院。不期塔下有個妖精，名喚黃袍，被他拿住。後邊我與沙僧回尋，止見白馬、行囊，不見師父。隨尋至洞口，與那怪廝殺。師父在洞，幸虧了一個救星。原是寶象國王第三個公主，被那怪攝來者。他修了一封家書，託師父寄去，遂說方便，解放了師父。到了國中，遞了書子，那國王就請師父降妖，取回公主。哥啊，你曉得，那老和尚可會降妖？我二人復去與戰，不知那怪神通廣大，將沙僧又捉了。我敗陣而走，伏在草中。那怪變做個俊俏文人入朝，與國王認親，把師父變作老虎。又虧了白龍馬夜現龍身，去尋師父，師父倒不曾尋見，卻遇著那怪在銀安殿飲酒。他變一宮娥，與他巡酒、舞刀，欲乘機而砍，反被他用滿堂紅打傷馬腿。就是他教我來請師兄的，說道：『師兄是個有仁有義的君子，君子不念舊惡，一定肯來救師父一難。』萬望哥哥念『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』之情，千萬救他一救。」

行者道：「你這個馱子，我臨別之時，曾叮嚀又叮嚀，說道：『若有妖魔捉住師父，你就說老孫是他大徒弟。』怎麼卻不說我？」八戒又思量道：「請將不如激將，等我激他一激。」道：「哥啊，不說你還好哩，只為說你，他一發無狀。」行者道：「怎麼說？」八戒道：「我說：『妖精，你不要無禮，莫害我師父。我還有個大師兄，叫做孫行者，他神通廣大，善能降妖，他來時教你死無葬身之地。』那怪聞言，越加忿怒，罵道：『是個甚麼孫行者，我可怕他？他若來，我剝了他皮，抽了他筋，啃了他骨，吃了他心。饒他猴子瘦，我也把他剝鮮著油烹。』」行者聞言，就氣得抓耳撓腮，暴躁亂跳道：「是那個敢這等罵我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息怒，是那黃袍怪這等罵來，我故學與你聽也。」行者道：「賢弟，你起來。不是我去不成，既是妖精敢罵我，我就不能不降他，我和你去。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，普天的神將看見我，一個個控背躬身，口口稱呼大聖。這妖怪無禮，他敢背前面後罵我。我這去，把他拿住，碎屍萬段，以報罵我之仇！報畢，我即回來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正是。你只去拿了妖精，報了你仇，那時來與不來，任從尊意。」

那大聖才跳下崖，撞入洞裡，脫了妖衣。整一整錦直裰，束一束虎皮裙，執了鐵棒，逕出門來。慌得那群猴攔住道：「大聖爺爺，你往那裡去？帶挈我們耍子幾年也好。」行者道：「小的們，你說那裡話。我保唐僧的這樁事，天上地下，都曉得孫悟空是唐僧的徒弟。他倒不是趕我回來，倒是教我來家看看，送我來家自在耍子。如今只因這件事。你們卻都要仔細看守家業，依時插柳栽松，毋得廢墜。待我還去保唐僧，取經回東土，功成之後，仍回來與你們共樂天真。」眾猴各各領命。

那大聖才和八戒攜手駕雲，離了洞，過了東洋大海，至西岸，住雲光，叫道：「兄弟，你且在此慢行，等我下海去淨淨身子。」八戒道：「忙忙的走路，且淨甚麼身子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裡知道。我自從回來，這幾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氣了。師父是個愛乾淨的，恐怕嫌我。」八戒於此始識得行者是片真心，更無他意。

須臾洗畢，復駕雲西進，只見那金塔放光。八戒指道：「那不是黃袍怪家？沙僧還在他家裡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在空中，等我下去看看那門前如何，好與妖精見陣。」八戒道：「不要去，妖精不在家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曉得。」好猴王，按落祥光，逕至洞門外觀。只見有兩個小孩子，在那裡使彎頭棍，打毛毬，搶窩耍子哩。一個有□來歲，一個有八九歲了。正戲處，被行者趕上前，也不管他是張家李家的，一把抓著頂搭子，提將過來。那孩子吃了說，口裡夾罵帶哭的亂嚷。驚動那波月洞的小妖，急報與公主道：「奶奶，不知甚人把二位公子搶去也。」原來那兩個孩子是公主與那怪生的。

公主聞言，忙忙走出洞門來，只見行者提著兩個孩子，站在那高崖之上，意欲往下擯。慌得那公主厲聲高叫道：「那漢子，我與你沒甚相干，怎麼把我兒子拿去？他老子利害，有些差錯，決不與你干休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不認得我？我是那唐僧的大徒弟孫悟空行者。我有個師弟沙和尚在你洞裡，你去放他出來，我把這兩個孩兒還你。似這般兩個換一個，還是你便宜。」那公主聞言，急往裡面，喝退那幾個把門的小妖，親動手，把沙僧解了。沙僧道：「公主，你莫解我，恐你那怪來家，問你要人，帶累你受氣。」公主道：「長老啊，你是我的恩人，你替我折辯了家書，救了我一命，我也留心放你。不期洞門之外，你有個大師兄孫悟空來了，叫我放你哩。」

噫！那沙僧一聞「孫悟空」的三個字，好便似醍醐灌頂，甘露滋心；一面天生喜，滿腔都是春；也不似聞得個人來，就如拾著一方金玉一般。你看他掙手拂衣，走出門來，對行者施禮道：「哥哥，你真是從天而降也。萬乞救我一救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個沙尼，師父念緊箍兒咒，可肯替我方便一聲？都弄嘴施展，要保師父，如何不走西方路，卻在這裡蹲甚麼？」沙僧道：「哥哥，不必說了，君子人既往不咎。我等是個敗軍之將，不可語勇，救我救兒罷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上來。」沙僧才縱身跳上石崖。

卻說那八戒停立空中，看見沙僧出洞，即按下雲頭，叫聲：「沙兄弟，心忍，心忍。」沙僧見身道：「二哥，你從那裡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昨日敗陣，夜間進城，會了白馬，知師父有難，被黃袍使法，變做個老虎。那白馬與我商議，請師兄來的。」行者道：「馱子，且休敘闊。把這兩個孩子，各抱著一個，先進那寶象城去激那怪來，等我在這裡打他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怎麼樣激他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兩個駕起雲，站在那金鑾殿上，莫分好歹，把那孩子往那白玉階前一擯。有人問你是甚人，你便說是黃袍妖精的兒子，被我兩個拿將來也。那怪聽見，管情回來，我卻不須進城與他鬥了。若在城上廝殺，必要噴雲噴霧，播土揚塵，驚擾那朝廷與多官、黎庶，俱不安也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哥，你但幹事，就左我們。」行者道：「如何為左你？」八戒道：「這兩個孩子被你抓來，已此說破膽了，這一會聲都哭啞，再一會必死無疑。我們拿他往下一擯，擯做個肉坵子，那怪趕上肯放？定要我兩個償命。你卻還不是個乾淨人？連見證也沒你，你卻不是左我們？」行者道：「他若扯你，你兩個就與他打將這裡來。這裡有戰場寬闊，我在此等候打他。」沙僧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大哥說得有理，我們去來。」他兩個才倚仗威風，將孩子拿去。

行者即跳下石崖，到他塔門之下。那公主道：「你這和尚，全無信義；你說放了你師弟，就與我孩兒，怎麼你師弟放去，把我孩兒又留，反來我門首做甚？」行者陪笑道：「公主休怪。你來的日子已久，帶你令郎去認他外公去哩。」公主道：「和尚莫無禮。我那黃袍郎比眾不同，你若謊了我的孩兒，與他柳柳驚是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公主啊，為人生在天地之間，怎麼便是得罪？」公主道：「我曉得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女流家，曉得甚麼？」公主道：「我自幼在宮，曾受父母教訓。記得古書云：『五刑之屬三千，而罪莫大於不孝。』」行者道：「你正是個不孝之人。蓋『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』故孝者，百行之原，萬善之本。卻怎麼將身陪伴妖精，更不思念父母？非得那不孝之罪，如何？」公主聞此正言，半晌家耳紅面赤，慚愧無地。忽失口道：「長老之言最善。我豈不思念父母？只因這妖精將我攝騙在此，他的法令又謹，我的步履又難，路遠山遙，無人可傳音信。欲要自盡，又恐父母疑我逃走，事終不明。故沒奈何，苟延殘喘，誠為天地間一大罪人也。」說罷，淚如泉湧。

行者道：「公主不必傷悲。豬八戒曾告訴我，說你有一封書，曾救了我師父一命，你書上也有思念父母之意。老孫來，管與你拿了妖精，帶你回朝見駕，別尋個佳偶，侍奉雙親到老。你意如何？」公主道：「和尚啊，你莫要尋死。昨者你兩個師弟那樣好漢，也不曾打得過我黃袍郎。你這般一個筋多骨少的瘦鬼，一似個螃蟹模樣，骨頭都長在外面，有甚本事，你敢說拿妖魔之話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原來沒眼色，認不得人。俗語云：『尿泡雖大無斤兩，秤砣雖小壓千斤。』他們相貌，空大無用；走路抗風，穿衣費布，種火心空，頂門腰軟，吃食無功。咱老孫小自小，斤節。」那公主道：「你真個有手段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的手段，你也是不曾看見，絕會降妖，極能伏怪。」公主道：「你卻莫誤了我耶。」行者道：「決然誤你不得。」公主道：「你既會降妖伏怪，如今卻怎樣拿他？」行者說：「你且迴避迴避，莫在我這眼前；倘他來時，不好動手腳，只恐你與他情濃了，捨不得他。」公主道：「我怎的捨不得他？其稽留於此者，不得已耳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與他做了□三年夫妻，豈無情意？我若見了他，不與他兒戲，一棍便是一棍，一拳便是一拳，須要打倒他，才得你回朝見駕。」

那公主果然依行者之言，往僻靜處躲避。也是他姻緣該盡，故遇著大聖來臨。

那猴王把公主藏了，他卻搖身一變，就變做公主一般模樣，回轉洞中，專候那怪。

卻說八戒、沙僧把兩個孩子拿到寶象國中，往那白玉階前摔下。可憐都攢做個肉餅相似，鮮血迸流，骨骸粉碎。慌得那滿朝多官報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天上攢下兩個人來了。」八戒厲聲高叫道：「那孩子是黃袍妖精的兒子，被老豬與沙弟拿將來也！」

那怪還在銀安殿，宿酒未醒。正睡夢間，聽得有人叫他名字，他就翻身，擡頭觀看，只見那雲端裡是豬八戒、沙和尚二人吆喝。妖怪心中暗想道：「豬八戒便也罷了；沙和尚是我綁在家裡，他怎麼得出來？我的渾家怎麼肯放他？我的孩兒怎麼得到他手？這怕是豬八戒不得我出去與他交戰，故將此計來騙我。我若認了這個泛頭，就與他打啊。噫！我卻還害酒哩。假若被他築上一耙，卻不滅了這個威風，識破那個關竅？且等我回家看看，是我的兒子不是我的兒子，再與他說話不遲。」好妖怪，他也不辭王駕，轉山林，逕去洞中查信息。

此時朝中已知他是個妖怪了。原來他夜裡吃了一個宮娥，還有□七個脫命去的，五更時奏了國王，說他如此如此。又因他不辭而去，越發知他是怪。那國王即著多官看守著假老虎不題。

卻說那怪逕回洞口。行者見他來時，設法哄他，把眼擠了一擠，撲簌簌淚如雨落，兒天兒地的跌腳捶胸，於此洞裡嘍啣痛哭。那怪一時間那裡認得，上前攙住道：「渾家，你有何事，這般煩惱？」那大聖編成的鬼話，捏出的虛詞，淚汪汪的告道：「郎君啊，常言道：『男子少妻財沒主，婦女無夫身落空。』你昨日進朝認親，怎不回來？今早被豬八戒劫了沙和尚，又把我兩個孩兒搶去，是我苦告，更不肯饒。他說拿去朝中認認外公，這半日不見孩兒，又不知存亡如何，你又不見來家，教我怎生割捨？故此止不住傷心痛哭。」那怪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「真個是我的兒子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，被豬八戒搶去了。」

那妖魔氣得亂跳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兒被他攢殺了，已是不可活也。只好拿那和尚來與我兒子償命報仇罷，渾家，你且莫哭。你如今心裡覺道怎麼？且醫治一醫治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怎的，只是捨不得孩兒，哭得我有些心疼。」妖魔道：「不打緊，你請起來，我這裡有件寶貝，只在你那疼上摸一摸兒，就不疼了。卻要仔細，休使大指兒彈著；若使大指兒彈著啊，就看出我本相來了。」行者聞言，心中暗笑道：「這潑怪，倒也老實，不動刑法，就自家供了。等他拿出寶貝來，我試彈他一彈，看他個甚麼妖怪。」那怪攙著行者，一直行到洞裡深遠密閉之處。卻從口中吐出一件寶貝，有雞子大小，是一顆舍利子玲瓏內丹。行者心中暗喜道：「好東西耶。這件物不知打了多少坐工，煉了幾年磨難，配了幾轉雌雄，煉成這顆內丹舍利。今日大有緣法，遇著老孫。」那猴子拿將過來，那裡有甚麼疼處，特故意摸了一摸，一指頭彈將去。那妖怪慌了，劈手來搶。你思量，那猴子好不溜撒，把那寶貝一口吸在肚裡。那妖魔攔著拳頭就打。被行者一手隔住，把臉抹了一抹，現出本相，道聲：「妖怪，不要無禮。你且認認看我是誰？」

那妖怪見了，大驚道：「呀！渾家，你怎麼拿出這一副嘴臉來耶？」行者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潑怪！誰是你渾家？連你祖宗也還不認得哩。」那怪忽然省悟道：「我像有些認得你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且不打你，你再認認看。」那怪道：「我雖見你眼熟，一時間卻想不起姓名，你果是誰？從那裡來的？你把我渾家估倒在何處，卻來我家詐誘我的寶貝？著實無禮，可惡！」行者道：「你是也不認得我。我是唐僧的大徒弟，叫做孫悟空行者。我是你五百年前的舊祖宗哩。」那怪道：「沒有這話，沒有這話。我拿住唐僧時，止知他有兩個徒弟，叫做豬八戒、沙和尚，何曾見有人說個姓孫的？你不知是那裡的個怪物，到此騙我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曾同他二人來，是我師父因老孫攢打妖怪，殺傷甚多，他是個慈悲好善之人，將我逐回，故不曾同他一路行走。你是不知你祖宗名姓。」那怪道：「你好不丈夫啊，既受了師父趕逐，卻有甚麼嘴臉又來見人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這個潑怪，豈知『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』？『父子無隔宿之仇』？你傷害我師父，我怎麼不來救他？你害他便也罷了，卻又背後面罵我，是怎的說？」妖怪道：「我何嘗罵你？」行者道：「是豬八戒說的。」那怪道：「你不要信他。那個豬八戒尖著嘴，有些會說老婆舌頭，你怎聽他？」行者道：「且不必講此閑話。只說老孫今日到你家裡，你好怠慢了遠客。雖無酒饌款待，頭卻是有的。快快將頭伸過來，等老孫打一棍兒當茶。」那怪聞得說打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孫行者，你差了計較了，你既說要打，不該跟我進來。我這裡大小群妖還有百□，饒你滿身是手，也打不出我的門去。」行者道：「不要胡說，莫說百□個，就有幾千幾萬，只要一個個查明白了好打，棍棍無空，教你斷根絕跡。」

那怪聞言，急傳號令，把那山前山後群妖，洞裡洞外諸怪，一齊點起，各執器械，把那三四層門，密密攔阻不放。行者見了，滿心歡喜，雙手理棍，喝聲叫：「變！」變的三頭六臂。把金箍棒幌一幌，變做三根金箍棒。你看他六隻手使著三根棒，一路打將去，好便似虎入羊群，鷹來雞欄。可憐那小怪，湯著的，頭如粉碎；刮著的，血似水流。往來縱橫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只剩一個老妖，趕出門來罵道：「你這潑猴，其實德懶！怎麼上門子欺負人家？」行者急回頭，用手招呼道：「你來，你來，打倒你，才是功績。」那怪物，舉寶刀，分頭便砍；好行者，掣鐵棒，覷面相迎。這一場，在那山頂上，半雲半霧的殺；

大聖神通大，妖魔本事高。這個橫理生鐵棒，那個斜舉蘸鋼刀。悠悠刀起明霞亮，輕輕棒架彩雲飄。往來護頂翻多次，反覆渾身轉數遭。一個隨風更面目，一個立地把身搖。那個大睜火眼伸猿臂，這個明幌金睛折虎腰。你來我去交鋒戰，刀迎棒架不相饒。猴王鐵棍依三略，怪物鋼刀按六韜。一個慣行手段為魔王，一個廣施法力保唐僧。猛烈的猴王添猛烈，英豪的怪物長英豪。死生不顧空中打，都為唐僧拜佛遙。

他兩個戰有五六□合，不分勝負。行者心中暗喜道：「這個潑怪，他那口刀倒也抵得住老孫的這根棒。等老孫丟個破綻與他，看他可認得？」好猴王，雙手舉棍，使一個「高探馬」的勢子。那怪不識是計，見有空兒，舞著寶刀，逕奔下三路砍；被行者急轉個「大中平」，挑開他那口刀，又使個「葉底偷桃勢」，望妖精頭頂一棍，就打得他無影無蹤。急收棍子看處，不見了妖精。行者大驚道：「我兒啊，不禁打，就打得看不見了。果是打死，好道也有些膿血，如何沒一毫蹤影？想是走了。」急縱身跳在雲端裡看

處，四邊更無動靜。「老孫這雙眼睛，不管那裡，一抹都見，卻怎麼走得這等溜撒？我曉得了，那怪說有些兒認得我，想必不是凡間的怪，多是天上來的精。」

那大聖一時忍不住怒發，拈著鐵棒，打個筋斗，只跳到南天門上。慌得那龐、劉、苟、畢，張、陶、鄧、辛等眾，兩邊躬身控背，不敢攔阻，讓他打入天門，直至通明殿下。早有張、葛、許、丘四大天師問道：「大聖何來？」行者道：「因保唐僧至寶象國，有一妖魔欺騙國女，傷害吾師，老孫與他賭鬥。正鬥間，不見了這怪。想那怪不是凡間之怪，多是天上之精，特來查勘，那一路走了甚麼妖精？」天師聞言，即進靈霄殿上啟奏。蒙差查勘九曜星官、□二元辰、東西南北中央五斗、河漢群辰、五岳四瀆、普天神聖都在天上，更無一個敢離方位。又查那斗牛宮外二□八宿，顛倒只有二□七位，內獨少了奎星。天師回奏道：「奎木狼下界了。」玉帝道：「多少時不在天了？」天師道：「四卯不到，三日點卯一次，今已□三日了。」玉帝道：「天上□三日，下界已是□三年。」即命本部收他上界。

那二□七宿星員領了旨意，出了天門，各念咒語，驚動奎星。你道他在那裡躲避？他原來是孫大聖大鬧天宮時打怕了的神將，閃在那山澗裡潛災，被水氣隱住妖雲，所以不曾看見他。他聽得本部星員念咒，方敢出頭，隨眾上界。被大聖攔住天門要打，幸虧眾星勸住，押見玉帝。那怪腰間取出金牌，在殿下叩頭納罪。玉帝道：「奎木狼，上界有無邊的勝景，你不受用，卻私走一方，何也？」奎宿叩頭奏道：「萬歲，赦臣死罪。那寶象國王公主，非凡人也。他本是披香殿侍香的玉女，因欲與臣私通，臣恐點污了天宮勝境。他思凡先下界去，托生於皇宮內院。是臣不負前期，變作妖魔，占了名山，攝他到洞府，與他配了一□三年夫妻。『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』今被孫大聖到此成功。」玉帝聞言，收了金牌，貶他去兜率宮與太上老君燒火，帶俸差操，有功復職，無功重加其罪。

行者見玉帝如此發放，心中歡喜，朝上唱個大喏，又向眾神道：「列位，起動了。」天師笑道：「那個猴子還是這等村俗，替他收了怪神，也倒不謝天恩，卻就唱喏而退。」玉帝道：「只得他無事，落得天上清平是幸。」

那大聖按落祥光，逕轉碗子山波月洞，尋出公主，將那思凡下界收妖的言語正然陳訴。只聽得半空中八戒、沙僧厲聲高叫道：「師兄，有妖精，留幾個兒我們打耶。」行者道：「妖精已盡絕矣。」沙僧道：「既把妖精打絕，無甚礙礙，將公主引入朝中去罷。不要睜眼，兄弟們使個縮地法來。」

那公主只聞得耳內風響，霎時間逕回城裡，他三人將公主帶上金鑾殿上。那公主恭拜了父王、母后，會了姊妹。各官俱來拜見。那公主才啟奏道：「多虧孫長老法力無邊，降了黃袍怪，救奴回國。」那國王問曰：「黃袍是個甚怪？」行者道：「陛下的駙馬是上界的奎星，令愛乃侍香的玉女，因思凡降落人間。不非小可，都因前世前緣，該有這些姻眷。那怪被老孫上天宮啟奏玉帝，玉帝查得他四卯不到，下界□三日，就是□三年了。——蓋天上一日，下界一年。——隨差本部星宿收他上界，貶在兜率宮立功去訖。老孫卻救得令愛來也。」那國王謝了行者的恩德，便教：「看你師父去來。」

他三人逕下寶殿，與眾官到朝房裡，擡出鐵籠，將假虎解了鐵索。別人看他是虎，獨行者看他是人。原來那師父被妖術魔住，不能行走，心上明白，只是口眼難開。行者笑道：「師父啊，你是個好和尚，怎麼弄出這般個惡模樣來也？你怪我行兇作惡，趕我回去，你要一心向善，怎麼一旦弄出個這等嘴臉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救他救兒罷，不要只管揭挑他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凡事攛唆，是他個得意的好徒弟，你不救他，又尋老孫怎的？原與你說來，待降了妖精，報了罵我之仇，就回去的。」沙僧近前跪下道：「哥啊，古人云：『不看僧面看佛面。』兄長既是到此，萬望救他一救。若是我們能救，也不敢許遠的來奉請你也。」行者用手挽起道：「我豈有安心不救之理？快取水來。」那八戒飛星去驛中，取了行李、馬匹，將紫金鉢盂取出，盛水半盂，遞與行者。行者接水在手，念動真言，望那虎劈頭一口噴上，退了妖術，解了虎氣。

長老現了原身，定性睜睛，才認得是行者。一把攙住道：「悟空，你從那裡來也？」沙僧侍立左右，把那請行者，降妖精，救公主，解虎氣，並回朝上項事，備陳了一遍。三藏謝之不盡道：「賢徒，虧了你也，虧了你也。這一去，早詣西方，逕回東土，奏唐王，你的功勞第一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莫說，莫說，但不念那話兒，足感愛厚之情也。」國王聞此言，又勸謝了他四眾。整治素筵，大開東閣。他師徒受了皇恩，辭王西去。國王又率多官遠送。這正是：

君回寶殿定江山，僧去雷音參佛祖。

畢竟不知此後又有甚事，幾時得到西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